

黃連煜 金曲客家王 唱出客家心

2014-04-03 陳建安

8+1



走進位於地下一樓的「貳樓工作室」，映入眼簾的是一個約6坪大小的音樂工作室，以及忙著整理四處散落雜亂物品的黃連煜。

一九六〇年出生於苗栗客家莊的黃連煜，自幼對於客家這個身分並不太在乎，在寫客家歌之前並不常接觸客家議題或是客家音樂。國小國中時拿過獎學金，高中時卻變得叛逆許多。第一天新生訓練就被抓抽菸，會作弊、翹課、打架，所有壞學生會做的他都會，連書包都常常要揹個兩支扁鑽上下課，甚至還到教官室去翻桌子，他笑著說，唯一不會做的就是「把妹」，總覺得自己是「正義的使者」要替宇宙維持和平，因為壞蛋太多了，維持正義的時間都不夠了，哪有時間把妹。



一談到客家音樂，「客家王」黃連煜一定是第一人選。(提供 / 黃連煜)

三十歲時 確定要做音樂人

黃連煜後來畢業於聯合工專機械設計與創作系，喜歡設計、喜歡無中生有，所以才選機械「設計」去開發和研發一些新事物，就像公司的研發部門一樣。剛畢業後還不知道自己是走音樂這一行，之後當兵時訂了兩份報紙，還在外面函授學校上課、自己跑去外面學電腦語言。退伍第一天就去上班了。前前後後嘗試了許多不同領域的工作，音樂的稿子也投了很多，但都沒有被選上。期間還自己開設了一間公司，不到一年就關閉了。後來回去上班上沒一兩年，前前後後輾轉過了六年，終於在三十歲時才了解自己就是要做一個「音樂創作人」。

沒學過音樂的黃連煜，從小就有著音樂的環境，很多親戚都喜歡聽音樂，連小孩子都是從小就給他聽音樂。國中時音樂拿了九十九分，實際上有一〇三分，老師說連貝多芬都沒有百分，所以才給九十九分，但老師說黃連煜非常有天分。小時候家裡沒有錢培養他去學音樂也沒錢買樂器，國小時是合唱團，國、高中是樂隊，都是不用錢的，高中時買了一把幾百塊錢的吉他，還在學校樂隊當隊長，高三時出去比賽空前絕後地得了第一名，在他之前沒有；在他之後也沒有。一直到部隊都還是在軍樂隊，所以接觸音樂算是很早。

第一個音樂的工作是錄音室錄音師助理的學徒，就是助理的助理，但是做的不是音樂，而是打掃、打雜、跑腿之類的差事，可是一個多禮拜的時間就上機操作了。兩年之後就出了第一張專輯，一開始只想做幕後的他，會走出幕後開始唱歌是因為遇到陳昇，因為寫的歌都沒人要唱，陳昇就說「你不唱誰來唱？」但黃連煜說自己並沒有那麼喜歡唱歌，而是比較喜歡創作，就專門負責創作，再找會唱的人來唱，還要找會賣的人來賣，那這張專輯就很完美。





黃連煜認真地說明自己對於客家音樂的想法和創作理念。(攝影/朱筱薇)

客家歌有必要成主流嗎？

論及當前台灣樂壇主流多半是國語，台語客語算是沒那麼主流，不管是歌手或是作詞作曲家都沒有國語那麼多。就算本身是客家人或是閩南人，也不一定聽客語歌台語歌，國語歌卻是幾乎都會聽的。當問到：「客家歌要怎麼成為主流？」時，黃連煜反而提出一個更值得深思的問題就是：「客家歌有必要成為主流嗎？」這個問題應該是很多人都沒有想到的，許多人只想著要把客家音樂帶上主流，但是想想現在就算是主流的音樂唱片也賣不了幾張，反倒是有些歌雖然不是主流，只要有忠實的支持聽眾也可以很成功。如果要讓客家歌更接近主流，不用去培養那些培養不起來的客家歌手，只要找現在最紅的歌手（像是周杰倫或蔡依林）去唱，那客家歌就會上來，但是他們不可能一直唱客家歌，因為市場太小、風險太大了。

做流行客家音樂台灣並不是最早，在馬來西亞或是新加坡都有很多人在做，但是一些市井小民的風格，或者是說比較俗氣，好像沒有一個過程或是經驗，直接從老山歌跳到現代。因為客家一直都是弱勢，沒有辦法流傳，雖然這樣少了一些作品可以學習或模擬，黃連煜卻認為這樣是少了一個包袱，你想要他變怎麼樣就變怎麼樣，不管是音樂的曲式或是風格，客家話丟進去都是通的，因為客家歌沒有比較、沒有一個基準，所以不知道東西好不好，也不可能拿幾百年前的山歌來比較。

荒廢十年 現在努力補回來

談起自己創作音樂的歷程，黃連煜說一開始也不知道自己是要寫歌，起初以為自己可以做三件事、四件事，覺得自己什麼都可以做，可是後來才發現不管是誰，一次都只能做一件事，才認真地進入音樂創作領域，覺得很晚。但是做音樂做了5、6年之後，因為在當時的新寶島康樂隊裡過到瓶頸，想休息個2、3年，決定離開音樂這個領域，再一次到其他領域去闖蕩。然而過十年之後卻又領悟了，領悟到自己就是一定要從事音樂創作，自己就是個創作音樂的人才，決心繼續投入音樂創作這塊領域。現在則是一天當兩天、三天用，因為浪費太多時間了，十年可以精進很多東西，但是卻荒廢掉了，所以要把那段時間抓回來。

最近幾年慢慢抓回感覺的黃連煜用他120%的用心和付出，在二〇〇七年發行了首張客語專輯《Banana》，並且入圍了金曲獎最佳專輯製作人獎、最佳客語歌手獎，不只讓很多人刮目相看，也讓他近幾年的付出有了收穫，放在電腦一旁的金曲獎獎牌，就是對他最好的肯定。黃連煜笑著說：「有時候我叫自己客家王是客氣，但有時候又不那麼客氣，因為我在客家音樂這個領域做的貢獻，我有投入、有花心血下功夫。」黃連煜很厲謝大家這樣抬舉他，並強調他一定會更努力的。

但是人稱客家王的黃連煜，二〇〇八年的專輯《Only Love》竟是用台語為主調，對他來說，有沒有「客家心」才是最重要的。在這張專輯主打的〈客家小炒〉裡面幾句歌詞就寫到：想要炒出客家味，一定要有那個客家心，要有客家心，正(才)有客家味。「融合精神」不只是這張專輯的主軸，也是目前各種族群的議題。像他的客家歌使用多種語言為素材，而這張號稱台語專輯的《Only Love》，也一樣使用了客語、國語甚至一點英語。



黃連煜的工作室被堆放著許多雜物，電腦旁還擺著隨時可把玩的小電子琴(攝影/朱筱薇)

詼諧創作 有血有肉有靈魂

語言對他來說，漸漸地不只是創作音樂的工具而已，裡面還帶著多多少少歌手的靈魂。《Only Love》專輯呈現的是一種台灣生活的感覺、情趣和特有的氣魄，〈卡拉OK〉、〈黑手阿里〉、〈酒肉朋友〉等等，都是有血有肉有靈魂的好歌，而且瀰漫著濃濃的台灣味。每首歌背後的人情味和故事性，是歌曲引人入勝的地方，這是現今流行歌創作最缺乏的。

黃連煜於二〇〇九年底發行的最新專輯《十二月古人》一樣承襲了他詼諧的風格，其中一首〈阿城伯有六個兒子〉敘說阿城伯一開始很開心地生下六個兒子，心裡想著總算有人可以繼承家業，但是隨著孩子一個一個長大，也一個一個離開家鄉到城市發展，道出中國人重男輕女，養兒不防老的無奈。

黃連煜最後笑著說：「我的音樂雖然看起來都是詼諧幽默，但是其實背後都有一種無奈、一種悲哀，一種大城市裡面小老百姓對於環境的無奈，但不管怎麼樣，日子總是要過下去的。」

